

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

四





第二十回

黃風嶺唐僧有難

半山中八戒爭先

法本從心生。還是從心滅。生滅盡錄。誰請君自辨別。既
然言已。心何用。別人說。只須下苦功。扭出鐵中血。絨繩
着鼻穿。挽定虛空結。拴在無爲樹。不使他顛劣。莫認賊
爲子。心法都忘絕。休教他瞞我。一拳先打徹。現心亦無
心。現法法也。輟人牛不見時。碧天光皎潔。秋月一般圓。
彼此難分別。

這一篇偈子。乃是玄奘法師。悟徹了多心經。打開了門戶。
那長老常念常存。一點靈光自透。且說他三衆在路。飡風

宿水帶月披星。早又至東華天。但見那

花盡蝶無情。叙樹高蟬有聲。喧野蠶成繭。火榴妍。沼內
新荷出現。

那日正行時。忽然天晚。又見山路傍邊。有一村舍。三藏道。
悟空。你看那日落西山。藏火鏡。月升東海。現冰輪。幸而道
傍。有一人家。我們且借宿一宵。明日再走。八戒道。說得是。
我老猪也有些餓了。且到人家化些齋喫。有力氣好挑行李。
行者道。這個戀家鬼。你離了家幾日。就生報怨。八戒道。
哥阿。比不得你這。喝風呵煙的人。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。
長恐半肚餓。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。悟能你。若是在家心。
着眼

重時不是個出家的了。你還叫三藏那猢猻子慌得跪下道：師父，你真聽師兄之言，他有些瞞埋人，我不曾報怨甚的。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，說道肚內饑了好尋個人家化齋。他就罵我是戀家鬼。師父呵，我受了菩薩的戒行，又承師父憐憫，情愿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，誓無退悔。這叫做恨苦修行，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？三藏道：既是如此，你且起來。那猢猻子縱身跳起，口裏絮絮叨叨的挑着擔子，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來。早到了路傍人家門首，三藏下馬，行者接了韁繩，八戒歇了行李，都竚立綠陰之下。三藏拄着九環錫杖，按按藤纏篾織斗蓬，先奔門前，只見

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。口裏嚶嚶的念佛。三藏不敢高言。慢慢的叫一聲。施主問訊了那老者。一轂轆跳將起來。忙歛衣襟出門。還禮道。長老失迎。你自那方來的。到我寒門。何故三藏道。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。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。適至寶方天。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。萬祈方便。方便。便那老兒擺手推頭道。去不得。西天難取經。要取經往東天去罷。三藏口中不語。意下沉吟。菩薩指道西去。怎麼此老說往東行。東邊那得有經。面覩難言。半晌不答。却說行者素性兇頑。恐不住上前高叫道。那老兒。你這們大年紀。全不曉事。我出家人遠來借宿。就把這厭鈍的話。虎謊我。

十分你家窄狹沒處睡時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
不打攪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師父你倒不言語你那個
徒弟那般拐子臉別須腮雷公嘴紅眼睛的一個癆病魔
鬼怎麼返冲撞我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老兒忒
也沒眼色似那俊刮些兒的叫做中看不中喫想我老孫
雖小頗結實皮裏一團筋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
行者道不敢誇言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你家居何處因
甚事削髮爲僧行者道老孫祖貫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
花果山水簾洞居住自小兒學做妖怪稱名悟空憑本事
掙了一個齊天大聖只因不受天祿大反天宮惹了一場

災愆如今脫難消災轉拜沙門前求正果保我這唐朝駕
下的師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麼山高路險水濶波狂
我老孫也捉得姪降得魔伏虎擒龍踢天弄井都曉得些
兒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鍋叫門開老孫便能安鎮
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哈哈笑道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
熟嘴兒和尚行者道你兒子便是熟嘴我這些時只因跟
我師父走路辛苦還懶說話哩那老兒道若是你不辛苦
不懶說話好道活活的聒殺我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
還去得去得你一行幾衆請至茅舍裏安宿三藏道多蒙
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人三衆老者道那一衆在那里行

者指着道這老兒眼花。那綠陰下站的不是老兒。果然眼花。忽擡頭細看。一見八戒這般嘴臉。就唬得一步一跌。往屋裏亂跑。只叫關門關門。妖怪來了。行者赶上扯住道。老兒莫怕。他不是妖怪。是我師爺。老者戰兢兢的道。好好好。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。八戒上前道。老官兒。你若以相貌取人。乾淨差。了我們醜。自醜。却都有用。那老者正在門前與三個和尚相講。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帶着一個老媽媽。三四個小男女。歛衣赤膝。插秧而回。他看見一匹白馬。一擔行李。都在他家門首。誼譁不知是甚來歷。都一擁上前問道。做甚麼的。八戒調過頭來。把耳聒擺了幾

擺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亂蹣亂跌慌得
那三藏滿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是取
經的和尚那老兒纔出了門攙着媽媽道婆婆起來少要
驚恐這師父是唐朝來的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却也山
惡人善帶男女們家去那媽媽纔扯着老兒二少年領着
兒女進去三藏却坐在他門樓裏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
呀你兩個相貌既醜言語又麤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
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猪自從跟了
你這些時俊了許多哩若象往常在高老莊時把嘴朝前
一掬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猓子

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。三藏道：你看悟空說的話，相貌是生成的，你教他怎麼收拾？行者道：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裏，莫拿出來，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，不要搖動。這就是收拾了。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，把耳貼了，拱着頭立於左右。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，將白馬拴在樁上。只見那老兒纔引個少年，拿一個板盤兒，托三盃清茶來獻茶罷。又分付辦齋。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、無漆水的舊桌，端兩條破頭折腳的凳子，放在天井中，請三衆涼處坐下。下三藏方問道：老施主高姓？老者道：在下姓王，有幾位令嗣。道有兩個小兒，三個小孫。三藏道：恭喜恭喜！又問年壽幾

問道癡長六十一歲。行者道：「好好好。花甲重逢矣。三藏後
問道老施主。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？」老者道：「經非難
取。只是道中艱澁難行。我們這向西去。只有三十里遠近。
有一座山。叫做八百里黃風嶺。那山中多有妖怪。故有難
取者。此也。若論此位小長老。說有許多手段。却也去得。行
者道：「不妨不妨。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。任他是甚麼妖怪。
不敢惹我。正說處。又見兒子拿將飯來。擺在桌上。道：「聲請
齋。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。八戒早已吞了一碗。長老的幾
句經還未了。那猓子又喫勾三碗。行者道：「這個嚙糠好道。
掉着餓鬼了。那老王倒也知趣。見他喫得快。道：「這個長老

想着實餓了。快添飯來。那猷子真個食腸大。看也不擡頭。一連就喫有十數碗。三藏行者俱各喫不尚。兩碗猷子不住便還喫哩。老王道。倉卒無穀。不敢苦勸。請再進一筋。三藏行者俱道。勾了。八戒道。老兒滴荅甚麼。誰和你發課說甚麼。五爻六爻有飯。只管添將來。就是猷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喫得罄盡。遂只說纔得半飽。却纔收了家火。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床板鋪。睡下。次日天曉。行者去背馬入戒去整擔。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衆。方致謝告行。老者道。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。是必還來尋舍行者道。老兒莫說哈話。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。遂此

策馬挑擔西行。噫，這一去果無好路。朝西域定有邪魔。大災三衆前來，不上半日，果逢一座高山。說起來十分險峻。三藏馬到臨崖，斜挑寶轡觀看。果然那

高的是山，峻的是嶺，陟的是崖，深的是壑，響的是泉，鮮的是花。那山高不高，頂上接青霄；這澗深不深，底中見地府。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，屹嶺嶺怪石，說不盡千丈萬丈，挾魂崖。崖後有灣灣曲曲藏龍洞，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，又見些丫丫叉叉帶角鹿，泥泥虫虫看人獐。盤盤曲曲紅鱗鱗，耍耍頑頑白面猿。至晚巴山尋穴虎，帶曉翻波出水龍。登的洞門，唵喇喇響；艸裏飛禽撲，

轆起林中走獸。掬啾啾行。猛然一陣狼蟲過。嚇得人心
訖蹬蹬驚。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。當當倒洞當當。
青岱染成千文玉。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那師父緩促銀驄。孫大聖停雲慢步。猪悟能磨擔徐行。正
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。三藏在馬上心驚道。悟空。
風起了。行者道。風却怕他怎的。此乃天家四時之氣。有何
懼哉。三藏道。此風甚惡。比那天風不同。行者道。怎見得不
比天風。三藏道。你看這風。

巍巍蕩蕩。颼颼飄飄。渺渺茫茫。出碧霄過嶺。只聞千樹吼。
入林。但見萬竿搖。岸邊。柳連根動。園內吹花帶葉飄。

收網漁舟皆繫纜。治蓬客艇盡拋锚。征夫迷去路。
山中樵子擔難挑。仙果林間猴子散。奇花叢內鹿兒逃。
崖前檜栢顆顆倒。澗下松篁葉葉凋。播土揚塵沙迸迸。
翻江攪海浪濤濤。

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。師兄十分風大。我們且躲一
躲兒乾淨。行者笑道。兄弟不濟。風大時就躲。倘或親面撞
見妖精。怎的是好。八戒道。哥阿。你不曾聞得避色如避讐。
避風如避箭哩。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。行者道。且莫言語。
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。八戒笑道。師兄又扯空
頭。說了風又好抓。得過來聞。就是抓得來。便也鑽了去了。